

梅花女谍



梅 花 女 谍

(苏) 列·舍宁 著
赵绍祖 译

军 事 ~~译~~ 文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2051/57

梅花女谍

(苏)列·舍宁 著

赵绍祖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4 6/8 字数10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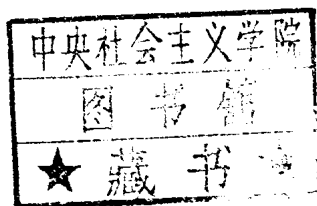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73 定价：0.90元

出 版 说 明

梅花女谍是一部苏联反特小说。二次大战前夕，苏联设计出新型的“卡秋莎”火箭炮。希特勒得知这一情报后，命令德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设法搞到设计图纸。德武官通过各种手段终于获取。图纸胶卷在送回国的途中却被小偷窃走。于是，德国情报部门进一步密谋策划，决定启用长期在苏潜伏的王牌女间谍“梅花女王”。女谍成功地与火箭炮设计师搭上关系，并企图将其劫往德国。但经苏反间谍机关周密侦破，将敌特一网打尽。

故事情节惊险动人，生动曲折，曾受到苏联广大读者的欢迎。译本对有关章节进行了删节。



梅 花 女 谍

武 官

一九四一年五月的一天早晨，德国驻莫斯科武官冯·维采里上校醒得比平时早得多。使冯·维采里更恼火的是，昨晚很晚才睡着，因为夜里十二点左右柏林发来密电，并要立即答复。密电虽只两份，但两份也使冯·维采里先生平时最珍惜的那种安居若素的情绪受到干扰。是啊，武官先生从他四十五年的生涯中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安静的睡眠几乎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体育呀、女人呀、官运呀，曾一度吸引过他……随着年岁的增长，冯·维采里上校能够平心静气地对待一切事物了。过去的欢乐和激情其实只是毫无价值的过眼烟云。重要的是，尽量安安静静地生活，从容不迫地享受在四十岁以后才得到的那些欢乐，颐养身心，更主要的是要意识到，整个世界只有你自己，你的午餐，你的散步，你的安眠，你的情人，你的习惯，你的兴趣。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安排得却非常愚蠢，为了这一切，必须工作，还得在情报部门工作，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麻烦、危险和不愉快的事情。

顺便谈谈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吧。近来，恼人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好象有人有意地、非常起劲地在破坏冯·维采里先生的生活……

冯·维采里在自己那宽敞的床上，无精打采地伸了伸懒腰。阳光透过丝绸窗帘射进来，他愤愤地眯着眼睛，开始思

考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按照以往的老习惯，他把这类事分成两类：预料不到的、因而也是性质特别严重的令人不快的事件；可以说预先就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也就不那么特别惊人的憾事。

克拉什基这个笨蛋突如其来干下的蠢事当然属于第一类不愉快的事情。

克拉什基是冯·维采里的谍报工作助手之一。他是情报机关的老手，似乎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在俄国的各种场合工作过，算是一个机智、勇敢的间谍。

克拉什基在一年前被任命为冯·维采里的助手，他是在大使馆新闻专员身份的“掩护”下，带着外交证件来到莫斯科的。新闻专员这一职位使他能够有机会和外国新闻界交往，访问编辑部、图书馆，成为餐馆、赛马场、剧院和音乐会的常客。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至少，在这种新闻专员身份的“掩护”下能享有各种方便条件。

克拉什基先生来到多年不曾涉足的莫斯科后，灰心丧气了：习惯的工作方法在这里显然行不通。苏联人不愿结交希特勒的外交官，坚决拒绝会面；在莫斯科既没有下流的咖啡馆、摩登的夜总会，也没有赌场和其他的堕落场所；小歌剧团的、电影界的“明星”完全不象“明星”：他们不追求宝石，不迷恋荣华富贵，从各方面判断，他们都是模范的工会会员。很显然，对任何人都做不了工作……

仿佛故意刁难似的，正好在这时候，接到柏林的命令：努力设法加速“天狼星行动”，这是一项有秘密代号的与侦察苏联著名设计家利昂契夫工程师的工作有关的德国情报机关的任务。

柏林早在三十年代就对利昂契夫本人和他的工作发生过兴趣，那时候，德国军事情报机关——“阿布维尔”通过各种渠道已经得知：当时还很年轻的设计家利昂契夫正在莫斯科的一个科学研究所从事新武器研制工作。

当时，德国情报机关成功地招募了一名科研人员，让他千方百计地了解利昂契夫的工作情况。根据这个间谍的报告得知，利昂契夫是一个谦虚朴实、积极工作、沉默寡言、处世谨慎的人。要想收买利昂契夫是根本办不到的。各方面的材料都证明，他是一个诚实的、不能收买的人。因此，“直接”的工作方法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必须采取迂回的、“跳弹”式的手法。不过，这里又产生了新的困难：苏联公安机关不知怎样掌握了那位在研究所工作的间谍与克拉什基的前任会面的情况，于是，突然把他逮捕了。这是个严重的失败。正是为了这件事，克拉什基先生才从柏林来到莫斯科，为“天狼星行动”作下一步的准备工作。

因具有外交特权及新闻专员身份而得意洋洋的克拉什基，甚至戴上他的单眼镜，装扮出仪表堂堂的样子。

克拉什基在莫斯科一着手工作，就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他甚至顺利地找到通往这位该死的设计家利昂契夫工作的那个科学研究所的门路。正是因为这个利昂契夫，冯·维采里过去遇到过许多不愉快和麻烦的事情。

问题是，在克拉什基以前，从事“天狼星行动”的那个什麦里采尔已经通过他的间谍得到了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名单，而且寄给了柏林。克拉什基为了准备不时之需，开始调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里有哪位在侨居柏林的白俄逃亡分子中有亲属。果然，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个担任守夜的娃格鲁布察夫的人。他叫谢尔盖·彼得罗维奇。

当时侨居柏林的白俄逃亡分子中也有一个姓格鲁布察夫的人，曾经当过沙皇的将军，现在在柏林“阿德龙”饭店当看门人。他的特点是，长着一副极其可敬的外貌，因此他才得到了这个职务。克拉什基以备万一，决定调查，看当过将军的格鲁布察夫与守夜人谢尔盖·格鲁布察夫是否有亲属关系。这个设想似乎得到了证实。被召到克拉什基这里来的格鲁布察夫声明说，他在俄国确实有一个侄儿叫谢尔盖·格鲁布察夫，是他一九一七年逝世的哥哥彼得·格鲁布察夫的儿子。这个谢尔盖·格鲁布察夫曾在邓尼金军队的反间谍部门服务过，以后他没有来得及逃往国外，留在俄国，好象后来在莫斯科找到工作。但是，格鲁布察夫将军和他并没有联系。

克拉什基出发到莫斯科的时候，自然带了这位前任将军给他侄儿写的一封信，以及内战时期保存下来的一张相片。

谢尔盖·格鲁布察夫住在莫斯科郊区伊斯马伊洛夫斯基养兽场。克拉什基先生翻阅了一本旧手册，上面写着，从前有一个俄国沙皇——“最温和”的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常来这一带狩猎，因此这个地方就取了这个名字。现在往那儿可通汽车和电车。克拉什基是坐电车去的，因为他得出一个结论，在莫斯科行动，交通工具越大众化，他的情报工作就越安全。

为了慎重起见，克拉什基从利昂契夫巷的使馆楼里出来后，先朝阿尔巴特方向走去，再到街心花园。到季米里亚泽夫纪念碑旁时，克拉什基在板凳上休息了一下，确信后面没有人盯梢，就往普希金广场走去，在那里，行进间一下跳上电车，在“清水塘”区又突然从电车上跳下来。从这儿起，

先是坐公共汽车，后又换乘电车到达伊斯马伊洛夫斯基养兽场。

当他走在柏油马路上时，立刻感觉轻松了，马路的一边是带篱笆的一幢幢的小木房，另一边是望不到边的、呼啸的松林。

在这九月的傍晚，马路上空荡荡的，看不见一个行人；篱笆后面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高大的松树在夕阳的照耀下，放射出柔和而灿烂的光辉。

克拉什基先生没有费好大劲就发现了他要找的那一所房子。这是一所外面围着篱笆的木板房，上面的绿颜色因年长日久而褪落，房顶铁皮是修补过的，生了锈，房身有些倾斜，地基明显地下沉了。

克拉什基又向周围望了望，马路上仍然是空荡荡的，没有行人。于是他很有信心地推开吱吱作响的小门。在那杂草丛生的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朝院的房门开着。克拉什基上了木楼梯，走进一个又黑又小的厨房里。这里也是一个人也没有，但是从虚掩着的门里传来弹吉他声和嗓子有些嘶哑的男中音，正以非常激动的感情演唱一首抒情歌：“你坐在壁炉旁，忧伤地望着……”

克拉什基满意地、留心听了听了一阵。很久以前，年轻的时候，命运，更确切些说，是德国的情报机关，使他到了莫吉廖夫省的一个小县城里。根据任务的性质，他必须与当地的首长和驻防在本城的某师军官建立联系。克拉什基在城里开了个药店，他经常与县警察局长及地方长官一起玩纸牌，并积极参加舞会，后来被一位军队首长的女儿吉娜契卡·布尔采娃爱上了。

结婚之后，吉娜契卡才向年轻的丈夫承认：他被她爱上

不是因为他当时留着漂亮的小胡子，不是因为潇洒的舞蹈才能，不是因为文雅的风度，也不是因为兴隆的药店，而是因为（照那位军队首长的话来说）他满腔热忱地“含着达维多夫斯基眼泪”演唱了这首抒情歌：“你坐在壁炉旁，忧伤地望着火光凄惨地熄灭……”

过了一年，这位年轻的药商顺利地完成任务后，很有远见地随身带走吉娜契卡一万卢布的嫁妆，永远地丢下药店、怀孕的妻子和吉他，非常神秘地离开了这个城市。

而现在，当克拉什基先生站在这个黑暗的散发着老鼠臭味的厨房里时，又听到了这首几乎忘掉的抒情歌的歌词和曲调。这歌声就是一个吉兆，克拉什基先生由于内心的激动和愉快的回忆而笑容满面地一下子把门推开，男中音正在里面歌唱着。

一位拿着吉他的、不太年轻的、肥胖的人坐在一间摆满旧式木器家具的小房子里，木桶里栽着一株凄凉的无花果，窗户上吊着麻布帘，地板上铺着长条粗毯。

这位嗓子嘶哑的男中音演唱者看见走进来的克拉什基后，马上就不唱了，他那鼓起的眼眶象发问似地，紧紧地盯住进来的人。

“对不起，”克拉什基一边脱帽，一边问：“可以见格鲁布察夫·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同志吗？”

“您从哪来，您是谁？”房主人以问答问地说。

“回答这个合理的问题之前，”克拉什基笑了笑说，“我想先证实一下，现在和我谈话的是否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我是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他回答说，“您有什么事？我不认识您。”

“很遗憾，我们过去确实不认识，”克拉什基说，“不过，您的尊敬的叔父瓦列里·巴夫罗维奇·格鲁布察夫托我给您带了封信……”

“我没有什么叔父。”格鲁布察夫异常生硬地回答说，然而这种回答使克拉什基非常高兴。

“隔壁房间有人吗？”克拉什基突然问道，“没有人能听见我们讲话吧？”

“您到底有什么事？”

“我想把您叔父格鲁布察夫将军阁下写的信转交给您。”克拉什基从容不迫地又说了一遍。“我有您的相片，要不我还认不出您来。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如果注意到您，格鲁布察夫先生，一九一九年是穿着军官制服照的。要是我没有弄错，当时您是在志愿军的反间谍部门工作。您叔父把这张相片交给我，是让我们能够尽快地找到共同的语言……”

于是克拉什基递给格鲁布察夫一张稍微褪色的穿着军官制服的全身相片。格鲁布察夫拿到相片后，马上就把它扯碎了。克拉什基不等人请就笑嘻嘻地在安乐椅上坐下。格鲁布察夫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敬爱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您用不着把照片撕碎。”克拉什基摇摇头，责备说，“我已预料到这一手，所以我有好几张复印的非常好的照片。瞧，这是其中的一张……”

于是他又拿出一张相片递给这位惊慌失措的格鲁布察夫。

“您是谁，您要我干什么？”格鲁布察夫声音嘶哑地问道。

“我是格鲁布察夫将军的朋友，而且也希望作您的朋友。”克拉什基吸了口烟，回答说。“不过，您先看看您叔

父从柏林给您捎来的信。”

于是，克拉什基把信递给格鲁布察夫。格鲁布察夫读了两遍，然后拿起火柴，把信烧了。

“您看，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您不应当这样激动，”克拉什基又开始说，“您可以完全相信我。我们是相同年龄、受过同等教育的人，因而容易互相了解……”

“您是谁？”面色仍然惨白的格鲁布察夫又问道。

“您叔父的朋友。这问题他在信里也给您写上了。不过，要是您忘了信的内容，那我还有复制的信。”

“您要我干什么？”

“暂时还没有什么。今后会有一些纯粹的小事情。好，让我们认识一下吧。讲讲您的生活……您当然是一位有觉悟的工会会员吧？无产者，还是苏维埃职工？”

“我在一个研究所当守卫。当守夜人……”

“守夜人？嗯，还谈不上官运亨通。这是个什么研究所？”

马上，克拉什基就满意地听到，原来的假设得到了证实，正是那个研究所，因而，这也正是那个格鲁布察夫！……

命运本身朝克拉什基先生迎面跑来，“天狼星行动”——就是命运本身！……

克拉什基与格鲁布察夫一直谈到深夜。弄清了以下情况，谢尔盖·彼得罗维奇隐瞒了他在白卫军里的经历；他在研究所工作已经是第四年了；他是个单身汉，他的妻子得肺癌于去年逝世；这所旧房子属他自己；隔壁两个房间里住着两个好拜神的老太婆，这样的邻居再好不过了。另外在直接的交谈中了解到，格鲁布察夫原来是个反应敏锐、健谈而又随

和的人。

他们分手时已经是朋友了。夜里一点钟，格鲁布察夫把克拉什基送出他家那个咯咯吱吱作响的小门外。

马路上仍旧是空荡荡的，没有行人。漆黑的九月的天空笼罩着伊斯马伊洛夫斯基养兽场；稀疏的路灯突然被刮起的一阵狂风吹的晃晃摇摇；马路那边一片黑压压的森林发出令人恐慌的呼啸声。

克拉什基先生告别了他的新熟人，仍旧采取来时的预防措施，突然改变交通工具：先后乘坐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地铁，回到大使馆时已经两点来钟了。虽然时间很晚，但他还是马上去找维采里上校，他等得很久了，而且已经有些焦急了。

武官先生用心地听完克拉什基访问格鲁布察夫的详细汇报后，非常高兴。上帝啊，为了事情如此顺利地发展，应该干上一杯！在喝一瓶芳香的摩塞尔维银酒期间，冯·维采里和克拉什基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必须彻底地“掌握”和很好地审查格鲁布察夫，然后再教会他如何拍照文件与图纸。他是守夜人，这个位置给顺利完成“天狼星行动”开辟了极其美好的前景，因而也非常现实地预示他维采里将获得奖赏、铁十字勋章和将军肩章。为了追求这些东西，维采里上校竟一反自己多年形成的哲理，幻想联翩，甚至梦见过两次。

的确，最初一切都非常容易，非常顺利。这个唱抒情歌，弹吉他的格鲁布察夫原来是个卓越的间谍，尽管在要求报酬方面有些贪得无厌。绝不能说他是“双重的”或可能是“双重的”，即一面与克拉什基合作，一面又为苏维埃反间谍机关工作。格鲁布察夫不是被迫完成克拉什基的任务，而是甘心情愿，因为他非常仇视苏维埃政权，并千方百计地要

破坏它。他出身大地主家庭，年轻时就参加志愿军队伍反对革命，没有能够及时地逃往国外，以后就长期地隐藏起来。他与一个当过小贩的女人结了婚，伊斯马伊洛夫斯基养兽场的那所房子就是属于她的。后来他安葬了妻子，就严重地堕落了。而现在象失了群的狼似的、孤伶伶地躲在窝里，苟且偷安，但是仍然蠢蠢欲动。

他在工作中善于伪装成一个非常温厚的、不太聪明的、有点爱唠叨的老职工。他认真地参加工会的各种集会，积极地购买公债，在五月和十月的节日里，参加游行比谁都来得早，喊“万岁”的声音比谁都喊得高，他第一个开始唱“哎，冬妮，冬妮，冬一妮，我的女共青团员”，甚至还要和年轻的女秘书们一起跳舞。

在研究所，大家认为格鲁布察夫稍微有点古怪，不过总的来说是个好老头。大家都不拘礼节地叫他“彼得罗维奇”，并且很愿意听他讲故事，讲他在年轻时好象真的在“夏伯阳”部队当过红军战士。

格鲁布察夫的威信日增。特别是发生下面的事情后，大家对他的信任增长了：他按照克拉什基的示意，在一天早晨到了所长那里，默不作声地交给领导五千卢布，似乎是他拂晓时在离本所大门口不远的地方拾到的。

“所长同志，早晨我刚开始在大门口扫马路，忽然发现丢在地上的这个纸包。我看了看就害怕起来。可不是闹着玩，多大的一笔钱，好几千啊！……请您相信，我好不容易才等到您来！……肯定是我们所里的哪一个人丢失的，也许是公家的钱。这既会使我们国家受损失，又会使失主遭殃……”

所长谢了格鲁布察夫，握了他的手，并把发生的事情讲给本所的工作人员听。查的结果，本所工作人员中谁也没有

丢过东西。这笔钱后来交给警察局的失物招领处，而格鲁布察夫的事迹却在墙报上登了出来，标题是“高尚的品德”。

这以后，对格鲁布察夫的信任就彻底巩固了……

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在这件事情上，格鲁布察夫对克拉什基先生也并不忠实。克拉什基先生给他的表演费是七千五百卢布，并不是五千，可是格鲁布察夫认为，要达到需要的效果，有五千也就够了。

当然，维采里和克拉什基一样，对这点丝毫不晓得，所以对他们的新闻课满意得不得了。

使他们更愉快的是，以“红方块K”这个代号列入间谍名单的格鲁布察夫相当迅速地掌握了拍照文件和图纸的摄影技术。四月底，“红方块K”顺利地偷听到，设计家利昂契夫准备因公外出。

已经了解到，利昂契夫每天晚上下班前要把秘密文件锁到他办公室里的铁保险柜里，然后还要在这个保险柜上盖上火漆印。这个保险柜根据上面的标牌判断，是工艺合作社系统，即工艺劳动合作社制造的。克拉什基在一家商店里专门买了一个同样的保险柜，是预先约好到这里的“红方块K”悄悄指给他买的，然后他在自己办公室里对它进行仔细的研究。工艺劳动合作社的产品质量使克拉什基先生喜从中来：保险柜的结构很简单，它的内栓与其说象存放秘件的铁保险柜锁，还不如说象便门上的门闩鼻。

但是问题复杂起来了。据了解，利昂契夫的保险柜放在他实验室的秘密房间里，这房间的那个带暗锁的、特殊的铁门每天黑夜照样也要锁起来。

因此，要得到利昂契夫保险柜里的图纸，必须：第一，要弄到开铁门锁的钥匙。第二，要弄到开保险柜的钥匙。最

后，还得准备一个与每天在这个保险柜上盖印的火漆印章相同的印章，以备拍照图纸后重新盖印。

“红方块K”受到了相当的训练，供给他一种特等蜡泥。夜里，当格鲁布察夫值班，本所工作人员已经一个也不在了的时候，他把前厅的门朝里锁住，关了灯，轻轻地上了二楼，走到通往秘密房间的铁门跟前，特别小心谨慎，没有开房间的灯，而是用手电照明。

回声很响的长廊里仅有一点月光从两扇大窗户外照进来，笼罩着一片神秘而黯淡的光幕。格鲁布察夫仔细地听了一阵，他听到附近卫生间里有一种可疑的声音。因着急而喉咙干渴的格鲁布察夫愣在门旁，紧张地听着从卫生间传来的声音。声音很清晰，很均匀。格鲁布察夫鼓足最后的力气，决定装出巡夜的样子，故意踏着重步走到卫生间跟前。在这里他用力把门推开，大声问道：

“谁在那里？”

没有人回答。格鲁布察夫开开电灯，卫生间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从水箱里均匀地、叮叮当当地下漏水。

“红方块K”骂了几句，然后在壁镜里看见了自己因着急而变得惨白的怪脸。

“我真倒霉。”格鲁布察夫想，为了稍微镇静一会儿，他抽起烟来。

他休息了一会，又返到铁门跟前，照克拉什基教他的那样，开始慢慢地从蜡泥软管中把又稠又粘的蜡泥挤进铁门的锁孔里。当蜡泥填满后，格鲁布察夫按规定等了五分钟，然后抓住露在外面的一部分使劲一揪，就把那已经凝固的、变硬的模子揪了出来。

第二天，他在莫斯科百货公司与克拉什基会面，在拥挤

的人群中，格鲁布察夫没有打招呼就悄悄地把那个模子塞给了他。

过了两天，“红方块K”到了一家酒馆，身穿朴素的粗毛呢西装的克拉什基正坐在小餐桌旁。格鲁布察夫装出不认识克拉什基的样子，请求在他旁边坐下，他们默不作声，互不相望，只管喝啤酒。克拉什基付了钱要起身时，悄悄地将那个按模子做好的钥匙塞给了格鲁布察夫。

当天夜里，又担任所里值夜的“红方块K”用这把钥匙将铁门打开，从保险柜暗锁上及保险柜上盖着的火漆印上拓下模子。

两天以后，他与克拉什基在“清水塘”划船，会面时他又把这些模子交给克拉什基。

四月底，一个暖和的傍晚，林荫道上有许多散步的人。很多小船相互碰来碰去在水塘里飘荡。划船的人中有热恋的情侣，有愉快的大学生，也有高年级的中学生。戴着巴拿马草帽的克拉什基脱掉他的上衣，装着遵照医生嘱咐的样子不知疲倦地在水塘里遨游。“红方块K”也非常使劲地用各种划法划着沉重的小船前进。

当他们的船第三次比齐时，克拉什基又是没有打招呼把一个小皮包扔到格鲁布察夫船上，里面放着盖火漆用的铜刻印章及利昂契夫保险柜上的钥匙。

“天狼星行动”接近完成。

五一节，格鲁布察夫被派为领班守卫，要担任昼夜的值班。

早晨，胡子刮的干干净净的、轻松愉快的“红方块K”来到研究所。参加五一游行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这里集合起